



镜

·
辟天

长剑辟天，以镇乾坤。



沧月
◎ 著
PTIAN



万卷出版公司

镜

MIRROR | PITIAN



辟天

沧月◎著
万卷出版公司

© 沧 月 2009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镜·辟天/沧月著. —沈阳: 万卷出版公司, 2009.1

(沧月“镜”合集)

ISBN 978-7-80759-448-2

I. 镜… II. 沧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174294号

出版发行: 万卷出版公司

(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: 110003)

印 刷 者: 沈阳天择彩色广告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者: 全国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: 145mm × 210mm

字 数: 300千

印 张: 12.5

出版时间: 2009年1月第1版

印刷时间: 2009年3月第2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杨春光

特约编辑: 陈海燕 慕少艾

内版设计: 余一梅 白咏明

封面设计: mini

插图绘画: ENO 唐 卡

ISBN 978-7-80759-448-2

定 价: 29.80元

联系电话: 024-23284442

邮购热线: 024-23284454

传 真: 024-23284448

E-mail: vpc@mail.lnpgc.com.cn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vpc.com>

序

镜中的梦幻城

二〇〇三年的暑假，某一日醒来，决定构筑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。于是一头扑在电脑前，写下了《镜》的第一行字：“地之所载，六合之间，四海之内，有仙洲曰云荒……”

盛夏的清晨，窗外有蝉鸣，绿荫婆娑，我坐在没有空调的房间里，把双足浸没在一盆冷水里，在电脑前一动不动坐了一个上午，手指在键盘上跳跃如飞。

冰封神戒，白瓔坠天，苏摩归来，地宫夺宝，龙战于野……一幕一幕接连不断地在眼前浮现出来，那个世界是如此真实，真实得近在咫尺。我甚至能看到每一个人物的脸，看到他们说话和蹙眉的样子，能体味他们每个人的心情，并感同身受。

——如今的我已然不能清晰地回忆起那时候的心情，只记得那些故事仿佛在心中埋藏已久，当第一铲掘出的时候地火喷涌而出，种种激烈的情绪在胸臆中呼啸，排山倒海而来，迫使我不眠不休地坐在电脑前，把脑海里浮现的那些画面凝固成文字。

我花了整整一个暑假的时间，完成了第一卷《镜·双城》——在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，我几乎没有离开过那台一九九九年买来的破旧电脑，对外界一切不闻不问，仿佛灵魂被抽离到了另一个世界，只留下一个躯壳在电脑前奋战不息。

如今回想，那真是一段神奇的岁月，可能在我的一生中只会出现那么一次——想象力和灵感爆发的时刻，一切如风暴般呼啸而来，其中种种的丰富和绚烂，让人仿佛瞬间度过了几生几世……

如鱼饮水，妙处难与君说。

那之后的四年里，又陆续完成了《镜·破军》、《镜·龙战》、《镜·辟天》和《镜·神寂》，以及外传《镜·织梦者》——我从未想过一贯散漫的自己能如此勤勉，经常在电脑前坐到深宵，谢绝了一切同龄人该有的娱乐应酬活动，仿佛一条看不见的鞭子在赶着我前行。我是如此地热爱这个自己一手创造的世界，以至于曾经对人说：如果只能再活三个月，我要做的必然是用尽全力将这个未完的云荒世界补全，让它不至于随着我永远埋葬。

然而，在这四年里，也因为这部书而经历了诸多波折。

从一开始的被某出版社冒名出版假的《镜》系列，到后来因为原先合作的出版商为谋取暴利，擅自将《镜·织梦者》、《镜·辟天》等书拆分出版，从而导致我与其解约和引发诉讼——正因为《镜》所具有的价值，让它在诞生的过程中遭遇了种种因为人心的贪婪而产生的劫难，给作者和读者双方都带来了困扰和损失。

但无论如何，在二〇〇七年的六月里，我终于走到了这条路的终点。

“天地之间，诸神寂灭，人治的时代已经到来”——在写下最后一句话时，不由轻轻吐出一口气。我长久地凝望着电脑屏幕上的文档，宛如一个雕刻家凝望她的塑像，一个母亲注视她的孩子。那一刻，心里有一种长途跋涉后到达终点的释然和放松。

四年的跋涉，百万字的作品，在目前的水准上，我已然竭尽全力做到了最好。终我一生，能在最好的年华里凝聚心力写下这样一部作品，也已无悔无憾。

天是一面镜子，浮云便是人世映照在上面的倒影——而所谓的云荒，那个“神灵所生，其物异形，或天或寿，唯圣人能通其道”的云荒，也不过是一个镜中的幻象罢了。我为自己的所有梦想搭建起一个华丽庞大的舞台，台上唱的一折折悲欢离合的戏，是我在几十年的生活里，对所见所闻的综合描述，是对历史、现实种种的情感投射，包涵了对于爱、守护、责任、救赎等等的感悟——虽然未必成熟深刻，但至少是真切诚挚的。

这片广袤的云荒埋藏着很多的故事，而《镜》只是其中之一。在亲手绘制地图的时候，每标注一个地名、一条河流、一座山峰，我的心里都会浮出与之相对的传奇，那些故事就如一座座深埋地下的矿，等待我某一日去将它挖掘出来——所以，《镜》虽然结束了，云荒这个庞大的世界却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。

一切开始于结束之后。

而在将来的日子里，我会走得更远，看得更广，想得更多——对于出

生于星象学“织梦者”这一天的人，书写或许就是她与生俱来的本能不能摆脱的宿命。

感谢奇幻这种体裁的存在，给我提供了最广大的舞台，让我有一种天高海阔的自由，可以摆脱一切束缚，淋漓尽致地描绘着心中所有梦想——这是其他体裁所不能给予的。也给我的挚友沈璆璆、丽端和编辑们以同样的谢意——多年来，我并不是一个人在跋涉，正是经由这些手的共同努力才构筑了这个宏大瑰丽的云荒世界，织出了那样绚烂的梦之华衣。

同时，也感谢我的读者们——感谢你们四年来的耐心等待，感谢你们在我遇到波折时给予的支持，感谢你们分享了我的梦和人生，也感谢你们——曾经和我一起成长。

岁月如流，逝者如斯，这四年来所有一切都在改变。我清楚知道自己终有一天会老去：明眸会黯淡，秀发会苍白，肌肤会枯萎，思维会迟缓……某一日的我，或许会将今日上天赋予的一切交还给时间的河流。

然而，正因为这一部《镜》，让飞逝如电的青春有了存在的证明——《镜·双城》、《镜·破军》、《镜·龙战》、《镜·辟天》、《镜·神寂》……这一部部作品就如一个个脚印，留在了人生的记忆中，让我在多年后回首时，还能清晰地看到自己来时的路。

《镜》之于我青春岁月的意义，就如《听雪楼》之于我的少年岁月。

如此说来，织梦者的宿命虽然孤独，却也是幸福的。

因为，我终于可以用梦和笔，对抗了无情而强大的“时间”。

2007年8月8日 于杭州

沧月

目次

contents

Chapter 00 云浮 〇〇三

六合之间，什么能比伽蓝白塔更高？
六合之间，何处可以俯视白塔顶上的神殿？

Chapter 01 叶城 ◇ Chapter 02 星海云庭 ◇ Chapter 03 入城

Chapter 04 炼狱 〇七四

莫非这个门阀之女，是真的爱那个没见过几次面的未婚夫？

Chapter 05 破军 ◇ Chapter 06 父子 ◇ Chapter 07 迦楼罗

Chapter 08 血十字 一五一

然而，就在对话的刹那，
黑夜里金光忽地一闪，闪电般照得人须发皆见！

Chapter 09 圣女 ◇ Chapter 10 拯救 ◇ Chapter 11 背离

Chapter 12 魔诞

二二七

血红色的月亮下，
那个满身绷带的人对着天空狂喊了一声，举起了经脉尽断的双臂。

Chapter 13 辟天 ◇ Chapter 14 灭世 ◇ Chapter 15 神魔俱灭 ◇ Chapter 16 故国

Chapter 17 哀塔女祭

三三四

那个人静静匍匐在黑暗最深处，仿佛刚从长久的沉睡中醒来，
深蓝色的长发如同海藻一样垂落到地上。

Chapter 18 君临 ◇ Chapter 19 修罗之舞

不忠之人，杀！
不孝之人，杀！
不仁之人，杀！
不义之人，杀！
不礼不智不信人，
奉天之命杀杀杀！

Chapter 00

云浮

六合之间，什么能比伽蓝白塔更高？

唯有苍天。

六合之间，何处可以俯视白塔顶上的神殿？

唯有云浮。

云浮城位于最高的仞仞天，飞鸟难上，万籁俱寂。九天之上白云离合，长风浩荡着穿过林立的、闪烁着金属光泽的尖碑，发出风铃一样的美丽声响。从云荒大地上飞来的比翼鸟收敛了双翅，落到高高的尖碑上，瞬间恢复了浮雕石像的原形。

无数的尖碑矗立在云浮城里，一眼望去如寂寞的森林。

每一座尖碑底下，都静默地沉睡着一个翼族。在这个浮于九天的孤城里，所有人都在各自冥想和修行，或者静悄悄地灰飞烟灭。

那些尖碑指向更高的苍穹，上面刻着繁复的花纹。

每一个碑上的花纹大同小异：最顶上是一个象征着太阳的圆，然后是平行的波纹，那象征着大地和海——在那之下，却雕刻着一只巨大的、正在向上飞翔的金色的鸟。那只鸟展翅向着太阳飞翔，一步步超越了大地和海。

——迦楼罗金翅鸟是她们这一族的象征。

自古以来，翼族就如迦楼罗金翅鸟一样，一直在追求着力量的极限，从大地朝着太阳一步步飞升羽化，从大地一直迁徙到九天上的云浮城。

自古以来，他们就被所有陆地和大海上的人仰视，被冠以神族的称号。然而，严格地说，他们并不是神祇，他们这一族诞生在鸿蒙开辟之

初，早于鲛人和空桑人而存在。他们生于云荒七海外的云浮岛上，足迹却遍布整个海天，一度是天空下最骄傲的民族，在这一片天地之间留下了最初脚印。

因为神的恩赐，他们拥有出众的天赋。他们观望星辰，记录日月，播种和收获，建造巨大的神庙、宫殿和尖碑——在海国的鲛人还刚刚从泡沫里诞生、云荒上的空桑人还在茹毛饮血的时候，他们已然创造出了辉煌灿烂的文明。

他们甚至可以用念力从身体里展开双翅，翱翔于海天。

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，他们的心也越来越高：他们不再甘于困顿大陆，而想探求九天之上的奥秘；他们不甘于被星辰照耀——因为被星辰投影覆盖的每一个人，都会被宿命的流转所掌控。

然而他们虽然可以飞翔，但凭着双翅却无法到达星星之上；他们生命长久，但却无法永生——所以他们逐渐开始修习术法，探求天地之间的终极奥义。

终于，在一万年前，云浮国的力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。

云浮最后的城主是一对孪生兄妹，长大后联袂主持族中事务，被族人称为大城主和少城主。那对同胞兄妹均是亘古难遇的奇才，年纪轻轻便登上了术法的巅峰，窥破了诸多长老皓首穷经也参不透的谜题——

两位城主寻求到了停止光阴的方法，从此族中再也没有衰老和死亡；

两位城主预知了每一颗星辰的轨道，从此便能洞察大陆上与之对应的一切命运。

然而，没有了衰老死亡，又能预知未来的命运之后，翼族人并没因此而活得更好，反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悖逆和混乱之中——他们从此过着漫长得看不到头，却清晰得一眼看得到头的人生。

不生不死，明知宿命却无法改变宿命——在活了几百年后，云浮翼族里一大批的人到了崩溃的极限。于是，达到了辉煌的巅峰后，整个云浮城却陷入了突如其来的疯狂。

血，刹那间流满了这个辉煌的国度。甚至连两位城主都不能遏止这样的混乱，因为他们内心也开始对生存的意义提出了疑问。

最终，为了摆脱星辰的投影，挣脱被控制的宿命，两位城主做出了旷古未有的事情——他们联手施展了极限禁咒，使整个云浮城飞上九天，超越星辰，消失在云荒的海天之外！

从此，他们这一族超越了宿命和轮回，永生亦无死。

他们舍弃了故园，朝着太阳飞起，便如离弦的箭，一去不能回头。他



们获得了神一样的力量，超越了地面上那些刀耕火种的族类，从此便不能再回到大地，去干扰那片土地上兴亡枯荣的流转——他们只能成为局外人。而一旦背弃誓言，则会遭受天罚，重新堕入那痛苦的轮回中。

云浮翼族退出了云荒的历史舞台，只留下了种种隐约的传说。

没有人知道这一族在星星之上过着什么样的生活。九天上隔绝万年的岁月，让他们这一族蒙上了种种传奇色彩，在后人的口口相传里被附会成接近了神祇的存在。他们的真正来历被岁月掩盖，没有谁记得宇宙洪荒之前，他们也曾翱翔于天地之间，随意地栖居和生活，与其他族类一模一样。

如今的他们居住在最高的仞俐天上，拥有着超越云荒大地上所有种族的力量和长久得看不到头的生命。

然而，置身于一切之外，却是如此的寂寞。

沧流历九十一年，云荒大地上风起云涌，大变将至。而这座九天上的孤城里，却依然保持着永恒的孤寂。

从北方尽头的黄泉归来后，比翼鸟合拢翅膀休息，而联袂返回的三位女神坐在高台上，俯瞰着伽蓝塔顶的神庙，仿佛静静地等待着什么。

“太阳又落了。”当颊上的那种温暖消失时，慧珈轻轻说了一句，“又是一天。”

明天，云荒上又将会激起什么样的风云？

不同于死寂的云浮城，她们脚下的那片大地是活着的：每一日都是新的，每一日都有激变，令人目不暇接。当海皇的力量回归人世，当六个封印被逐一解开，当破军光芒照耀苍穹——这一片云荒大地，又将会迎来怎样风起云涌的岁月？

然而，她们却始终只能是一名旁观者。

“该布夕照了。”曦妃站起身来，背后倏地展开了双翅。她升到云浮城中那一座最高的飞鸟尖碑顶端，抬起皓腕，轻轻地点燃了上面的离火。

——只是一刹那，漫空便腾起了炽烈艳丽的霞光。

虚空中，竟然隐约浮动无数面巨大的镜子。那些透明的镜子被无形的力量悬挂在九天之上，在云层中若隐若现，折射着尖碑顶端的那一点离火，在云上漫出无数的光，当下面陆地上的人们抬头时，便能看到千里璀璨的晚霞。

九天寂寞如雪。每日里无聊，她们不愿修炼，便各自寻找可以做的事。

曦妃在天上布出各种景色。而慧珈会藏起翅膀，混迹于人间行走。魅

婀则喜欢和大陆上那些花妖山鬼打交道，经常来往于天地之间。

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。但是无论在何处来往，看到了什么样的兴亡，她们都严格恪守着大城主订立的规矩：绝不插手大地上的一切纷争。

这，也是当年云浮人脱离大地飞向天空时，对着上苍许下的誓言。

曦妃从最高的飞鸟尖碑上落下，重新坐到了高台上。三位女神静静地呈三角坐着，望着高台居中的那一缕莹白色的光。那白色的光在九天的风里摇曳，缥缈如缕，纯白如雪——一如那个人的灵魂。

已经整整七千年了啊……如今海皇复苏，离湮少城主也到了归来的时候。

晚霞消散，暮色渐起。

三位女神静默地低下了头，双手按地，行礼——大城主，也该苏醒了把？

然而，长风寂寞地从空城上掠过，穿梭在林立的尖碑间，发出细微如缕的乐声，却始终没有听到任何声响。三位女神眼里的神色隐隐有些不安：

难道，连少城主回来这样的事情，都无法让大城主从苦修中苏醒么？

自从飞上九天以来，他们一族保持了对一切外物的疏离，只关注于自身。在这个云浮城里，其他同族都在自顾自地修行或者长眠，对于身外的一切毫无兴趣。

大城主甚至已经将实体彻底舍弃，化为虚无与天地一起存在和呼吸。

像她们三位一样对这脚下的大地始终保持着关注的，已然是罕见——在离湮被驱逐出云浮天界后，更加少之又少。

日月交替了不知几个轮回，又一个薄暮的黄昏里，一阵风过，高台上的离火摇曳了一下，忽然熄灭。然而离火在熄灭之前猛然又亮了一下，映照出尖碑上的名字：尚皓。那，正是那个已然舍弃了实体的同族最高首领的名字！

——那个俯仰于天地之间，一重一重突破了力量极限的云浮大城主。

离火熄灭时，尖碑里忽然发出了一声低低的叹息。

三位女神悚然一惊，立即匍匐在地，禀告：“大城主，海皇已经复生，一直保存在云浮城的力量也已经归还海国——一切都已经结束了。”

“结束了？”一贯无喜无怒的声音，“她呢？”

慧珈捧起高台中间那一缕莹白色的光，轻声回禀：“大城主，少城主已经从轮回中归来——一切宿缘已尽，我们已将她的魂魄从黄泉的轮回里带回。”



那一缕灵光在她手心，仿佛活着一样，温柔地映照出周围的一切——还是那样的温暖，那样的宁静，恍如千年前的那个美丽灵魂。许久，大城主终于开口，声音里带着某种疲惫：“是的，也够了……让她回来吧。”

尖碑的顶上，忽然凝结出了一个幻影。

冷月悬挂在更高的苍穹上，映照着九天之上的这座空城。尖碑寂寞如林，而在最高的一座碑上，却凭空出现了一个扭曲的人形。

仿佛是长久没有尝试过凝聚，那个形体变化了好几次，才定了下来。

“你们看，我这个样子和以前是否一样？”那个虚空中的人低头，问底下的族人。

然而三女神面面相觑，却都无法回答——大城主在五千年前已然消散了实体，进入长久的冥想和苦修，从此再也没有以人形出现过。那样长的岁月过去，谁还能记得当初城主还是一个“人”时候的模样？

“您非常俊美。”最后，慧珈只能那样回答，“是日月的光辉。”

“是忘记了么……呵，难怪。连我自己也忘了自己的模样。”大城主站在尖碑顶端，浮起冷冷的笑意，仰起头去看虚空里浮着的巨大镜子，慢慢调整着自己凝聚起来的外形——渐渐地，镜中出现了一位须发微苍的中年人，气度萧然，负手望天。

“是这个模样吧？”照着巨大的天镜，大城主喃喃自语，摇了摇头，“不对……在七千年前她离开的时候，我应该更年轻一些。”

镜子里随即变幻，转瞬出现了一个长身玉立的青年，眼神宁静深邃，手握算筹。

“不知道这个模样对不对……”静静地看了片刻，大城主忽地笑了笑，低下头去看那一缕风中摇曳的白色光芒，“不知道阿湮苏醒过来后，还能认出我来么？”

底下的三位女神听见，微微一怔，相顾无言。

原来，对于七千年后的重逢，大城主竟是怀有那样的深切期待——那种期待是阻碍修行的。难怪七千年来大城主始终无法突破最后的“障”，彻底忘记自身，融化到无始无终的时空里，与天地同在。大城主那样惊才艳绝的人，可以勘破天地奥秘，摆脱生死轮回，却也有放不下的东西么？

毕竟，少城主是他唯一的妹妹，唯一相同的血裔啊！

“说什么日月光辉……慧珈，你也和那些陆上人一样，学会应付的虚假花样了。”选定了样貌，云浮大城主侧头望着下界，微微冷笑起来，“论容貌，天地之间只有鲛人最出众，我等也无法与之比拟——你知道为什么吗？”

顿了顿，大城主望向苍穹道：“传说中，大神造物的时候为了公平起见，许诺每一族都可以要求一样东西。我们翼族最先开口，要求被赋予智慧和创造力。而海国人则次之，只要求了美与艺术。”

慧珈听到这里，终于忍不住问：“那么云荒上的人，又获得了什么呢？”

“他们？”大城主笑起来了，带着某种不屑，“不像海国和云浮，云荒上杂糅着各种民族——他们各自要的都不一样，又不肯妥协，争吵不休。最后大神厌烦了，随手一抓，将善恶美丑每一样都给了他们一些。”

“所以，他们并不纯粹，心里一直有光明和黑暗在交锋——他们牢牢地被星辰束缚在大地上，有着各种烦恼：生、老、病、死，怨恨交加、爱又别离、求而不得……永远无法挣脱轮回的流转。”大城主睥睨着脚下的大地和海，冷冷道，“而海国人软弱唯美，耽于现状不求上进——所以唯有我们这一族最聪敏，最纯粹，可以凌驾于苍生之上。”

“是。”三位女神齐齐低首。

大城主低下头，将那一缕白光捧在手心，唇角露出了一丝苦涩的笑，“可是，阿湮啊……你居然为了那些蝼蚁，背叛了我们最初的诺言。”

那一缕白光悄然在他手心流转，静默地闪烁。

“你可知道，在万古之前我们联手将云浮送上九天之时，便没有回头路了。”大城主将那一缕光护在手心，喃喃自语，仿佛那微弱的光可以温暖他那并不存在的身体，“我们舍弃了故园和其余的族人，从此只能望向更高的地方，一直一直地向上……我们已经超越了那些陆地上的芸芸众生，不可能再回头了。”

“如果你如此舍不得那片土地，为什么当初不和琅玕他们一起留在大地上呢？”

他喃喃低语，倏地从尖碑顶上消失。

在三位女神还没有觉察之前，尖碑林中心的那座神庙里忽然亮起了光。

云浮的上空布置着“天镜”，所有巨大的镜子以一种精妙的角度簇拥成弧形，朝向神庙，让坐在神庙中心冥想的修行者只要一抬起头，便能看到天地间的一切——此刻神庙里的光一旦亮起，漫天也就忽然闪烁出了无数繁星！

一条银练，瞬间便光华璀璨地横过了天际。

那是银河。

——那些下面大地上的人夜夜观望的银河，其实只不过是他们云浮人的灯火而已。

大城主坐在神庙祭坛的中心，扶着那口封闭已久的水晶灵柩，望着头顶上横过的那一条璀璨星光之河。水晶棺里静静地沉睡着一个女子，双手交叠在胸前，眉心有一个朱红色的封印，面目苍白而秀丽，如一朵被冰封的娇艳之花。

如果有云荒大地上的人看到她，说不定会惊呼出声——这张素淡如莲花脸，曾经在云荒的历史里反复出现。而每一次出现，都有着不凡的身份。

在最后一世里，她的身份，是空桑的女剑圣慕湮。

“阿湮，你看，天地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。”他低下头去，对着棺内沉睡的那个人低语，“七千年了，对于那个被违背的誓言，你也已经获得了足够的惩罚——回来吧。”

他挥开广袖，手指掠过密封的水晶棺，在上面画下一个符咒。

指尖离开的刹那，用整面水晶雕琢成的棺盖化为了齏粉，在星光下如同风暴一样散开。天风浩荡吹来，将那些水晶的碎片从九天吹落，洒落大地和大海。

“看哪！流星雨，有流星雨！”

静默中，隐约听到脚底那片大地上传来了欢呼。

大城主微笑起来，骄傲而睥睨一切。是的，对陆地上的人而言，云浮人便是神！神与人之间需要保持敬畏的距离，他不能允许最亲的人，竟然疏离了自己而去接近那些庸碌的凡人。那缕白光飘上了指尖，他探出手去，将那缕白光点在沉睡女子的眉心，低声开始喃喃念动禁咒：“魂兮归来！”

伴随着招魂的咒术，光芒从眉心透入。那一瞬间，十字星的封印消融，女子的容颜仿佛冰封的花注入了生命，一瓣一瓣地舒展开来！

“魂兮归来！”大城主重复了第二次，再一次推动手指，将那一缕灵魂送回躯体。

棺中女子身体震了一震，眉头微微蹙起，仿佛流连于某个残梦之中尚未醒来，依旧执著地闭着眼眸，没有回应。

咒术无效？

大城主的眼神也微微变了，俯首按着那一缕不肯进入身体的魂魄，几乎是一字一字地吐出了咒语，强力压制着魂魄归入窍中。

在咒语念到第三遍的时候，女子的眉头一振，终于带着几分不情愿的